



Carmen 在「邊界式」展覽中展出六幅作品，包括這幅《風景留白》，畫本畫衣舊居走廊以鉛筆草繪，窗外風景依舊。

搬屋，不是單純從一個地點，移動到另一個地點，而是面臨對舊屋、朋友、熟悉感的一種失去，心理學家說搬屋帶來的焦慮感，不比失業輕。每個人面對分離的方式都不盡相同，有兩個長髮及肩的少女，選擇畫出舊屋的風景與生活，與過去的回憶溫柔告別。

文——彭麗芳

每一次搬遷 都會少一些東西 年紀大了 毋須太多東西



在中大藝術系畢業的 June，結合板畫、China-Collé (裱貼) 和銅板製作《村校日常》畫作，以冷色調敘述兒時生活。下圖為去製畫後板，讓畫板重定義，銅板是仿瓷色膠板上貼上的金屬告示牌。

吳嘉敏：重回舊居 凡走過必留痕迹

「會的，我對青衣很有親切感，整個童年和青少年都住在那裏，每次回到青衣都有親切感，這麼多年沒變過。」Carmen 笑說，記得初戀失戀時曾跑到青衣哭，「懶係以為自己好浪漫，返去嗰嗰，在熟悉環境環境我回真真」。現在自覺成熟，不敢告訴

在熟悉環境找回童真
「會的，我對青衣很有親切感，整個童年和青少年都住在那裏，每次回到青衣都有親切感，這麼多年沒變過。」Carmen 笑說，記得初戀失戀時曾跑到青衣哭，「懶係以為自己好浪漫，返去嗰嗰，在熟悉環境環境我回真真」。現在自覺成熟，不敢告訴

「其實我前一晚才知道要來香港，擔心和誠的情緒根本來不及反應。我當時只在想城市和鄉下有什麼不同？城市和鄉村人是不是不同？青島都是只得兩層樓？很多問題。」初到港，住進深水埗唐樓的劏房，和鄉村是兩個世界，「深水埗屋企樓下有個大球場，附近有街市，有一塊很大的建築」。她感觸地說，總覺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別人的生活是熱鬧的，加上下雨，在樓與樓之間隔了一片天空，畫上煙花，「就像觀察別人很有氣氛的生活」。

「我一次搬遷，我都會帶走一些東西。現在覺得自己的隨身物品已經愈來愈少，可能因為年紀大了，覺得不需要太多東西。」她說以前好喜歡寫信件，現在卻把它們丟掉，「慢慢覺得其實物不是那麼重要的東西，你記起的只是當時的回憶與經驗，不是物件本身」。當然，亦有一些東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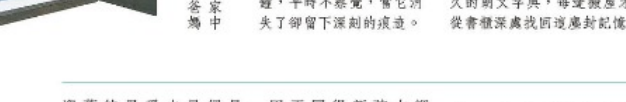
何幸兒：由它過去

「在鄉下讀書時，每個學生都有個日記，每兩週早上課前負責清潔個個圍，幫手執拾落葉。」她結合板畫和拼貼技巧，先將畫作貼在紙上，再和不同色彩拼貼，其後又為每幅畫製作不鏽鋼板，就像公屋大廈的告示板，「做做吓覺得板畫的製作方法是有板先有畫，我現在將方法倒轉，先有畫後有板，覺得幾有趣」。她認為畫畫是一種自己可以擁有創造力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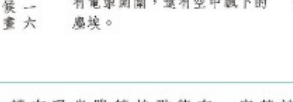
鄉村晚上黑暗 香港黑夜通明
自小熱愛大自然，她總愛在鄉村家中的露台遙望青山。「young man at moment, other than the rest」。但在《傍晚與山》畫作中寫上此句。但是香港，只有在擠地鐵時才看到翠綠的一剎那，而晚上的鄉村是黑暗的，香港的蒸氣煙火通明，在綠綠燈籠照射下的空氣，飄蕩著一絲絲微塵。四十年前她搬到石梨貝居住，直至今天。雖然現在的家住得

「我會由它過去，就算回去都不再是那種心態，現在帶走多少遺憾。當你回去時看清楚多東西，就覺得很多遺憾都是自己想像出來，我不敢再回去」。她覺得現在和舊居，說不，「我由它過去，就算回去都不再是那種心態，現在帶走多少遺憾。當你回去時看清楚多東西，就覺得很多遺憾都是自己想像出來，我不敢再回去」。

「我由它過去，就算回去都不再是那種心態，現在帶走多少遺憾。當你回去時看清楚多東西，就覺得很多遺憾都是自己想像出來，我不敢再回去」。



《親色類物》是陪伴 Carmen 長久的文字字典，每逢搬屋時才會從書櫃深處找回這座封記憶。



鄉村一入夜就黑漆漆，城市卻有電掣劃開，還有空中飄下的塵埃。



喜歡大自然的人，總期待地駛出山腰一刻，又有多少人有力欣賞？